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编 总第31辑 Lishi Wenxian Yanjiu

历史文献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总第 31 辑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编

历史文献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K207.53
Z9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文献研究. 总第 31 辑/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8
ISBN 978-7-5617-9851-5

I. ①历… II. ①中…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丛刊
IV. ①K20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1659 号

历史文献研究(总第 31 辑)

编 者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主 编 周少川
项目编辑 夏 玮
审读编辑 史 华
装帧设计 高 山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江苏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24.25
字 数 469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一次
印 数 001—1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9851-5/K·370
定 价 55.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画为序)

编 委 王记录 毛瑞方 邓瑞全 朱杰人
 李晓明 何林夏 张 涛 张新民
 陈 虎 周少川 赵生群 郝润华
 曹书杰

主 编 周少川

常务编委 陈 虎

编委会通讯方式

邮政编码: 100875

地址: 北京师范大学校内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

电话/传真: (010)58800268

网络地址: www.chla.net.cn

电子邮箱: chla2007@163.com

本刊获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会资助

目录

1	继承弘扬张舜徽先生的优良学风	周少川
7	从吴宓“甚佩”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谈起	
	——兼析张舜徽、吴宓对罗振玉、王国维之评论	刘重来
16	论“百越”与岭南土著民族的历史关系	郭伟川
37	论盘龙城为商王南土行都	程涛平
71	商代校阅礼初探	李发喻 遂生
86	诸子文献中的颜回形象	刘冬颖 徐丽华
93	汉代儒学文献的发展与演变	舒大刚
113	“孝武立乐府”考论	王红娟
122	地方史研究的文献问题：明代广西土官黄珣家族“乱凡四世”说的 检讨	朱鸿林 邓国亮
151	明末史家朱明镐的生平、交友与著述	向燕南 石岩
159	经学视域下的清初《尚书》学	史振卿
167	清代通鉴学的学术成就及其时代特征	王彦霞
176	试论清人对明代诗文别集的整理	周生杰
188	也论扬州仪征胥浦《先令券书》	陈荣杰
194	《汉书·艺文志》著录风水文献考释	范春义
204	《文选序》与《文选》差异问题的再审视	徐华
218	《事物纪原》初本成于宋代考	朱仙林 曹书杰
226	胡安国《春秋》学思想与诠释理路	姜海军
238	论徐天麟《两汉会要》的编纂特点	卓越

247	林景熙黄庚互见诗辨疑	陈增杰
255	雷思齐易数之学初探	谢 辉
267	《增修校正〈押韵释疑〉》研究	杨春俏
278	《书史会要》版本考述	赵阳阳
292	关于《武英殿聚珍版书》的三个问题	张 升
302	刘宝楠《论语正义》的注释特色	唐明贵
311	王芑孙《渊雅堂全集》版本考	睦 骏
319	道光《广东通志》对嘉庆《广西通志》体例的继承与发展	林 璜
331	浅论辽金史纪事本末的史实考异	郭 芳
340	王古鲁日本访书考论	陈 祺
348	“以人为本”鉴定古籍版本的几个实例	李雄飞
359	从千唐志斋几则墓志看石刻文献之珍贵	
	——也谈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	孙顺霖
368	近三十多年来《通典》研究述略(1978—2010)	郭天祥

继承弘扬张舜徽先生的优良学风

周少川

【摘要】 张舜徽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文献学家和教育家。他博识宏通,淹贯四部,不仅为后人留下丰硕的学术遗产,也树立了垂范后世的优良学风。张先生的优良学风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刻苦自强的奋斗精神,他一生发奋治学,以不懈的努力,铸造辉煌的学术成就;二是严谨博通的治学风格,他著书立说依靠长期积累和反复锤炼,治学主张不限一隅,具有通人之识的博大气象;三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学习的求实学风,他提倡“读有字书”和“读无字书”,在社会实践中学习鲜活的知识,重视学术研究与社会实际的密切结合;四是淡泊明志、以学为本的坦荡胸怀,他不慕名利,胸怀恬淡,面对升沉荣辱,皆能委之自然,将毕生精力奉献于中国学术的繁荣和发展。

【关键词】 张舜徽 学风 刻苦自强 严谨博通 践履笃实 淡泊明志

2011年是原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创会会长张舜徽先生诞辰100周年,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在张先生生前生活工作的华中师范大学隆重集会,缅怀张先生的业绩,研讨他的学术和思想,以求更好地推动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张舜徽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文献学家和教育家。他的一生以“笃志好学,未尝一日之或闲”的勤奋精神^①,刻苦治学,为我们留下三十余部专著,八百余万字著述的宝贵遗产。张先生在史学、文献学、经学、小学、诸子学等领域建树卓著,被誉为集文、史、哲、艺为一身的国学大师。早在中年时期,张先生就以多部著作而闻名于学界。进入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他更是乘时代之风会,神思喷涌,以“老正学时”、“锲而不舍”的壮心^②,发奋著述,激扬宏论,发表了一系列讨论古籍整

^① 张舜徽《八十自叙》,《切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08页。 ^② 张舜徽《自传》,《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44页。

理和历史文献研究的重要论文,集中阐发了历史文献学学科的深层理论。他于1982年出版的《中国文献学》,构建起了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其中许多创新见解,突破以往成见,至今仍是文献学学科有待努力的目标。特别是他发起并成立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更是团结了国内的文献学学术队伍,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历史文献学教学与科研的发展。

张先生创立和主持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工作的十年之中,为我们培育了学会的优良传统。他坚持以学术研究为学会的中心任务,通过编辑出版集刊,举办学术年会,组织集体项目等,带领会员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也形成了以学为本、以文会友的优良传统。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自学会成立后,几乎每年都有新著问世。十年期间,先后出版了六百余万字的著述,为会员树立了榜样。他亲力亲为,开展各项会务活动,为联系集刊的出版,筹备各届年会精心谋划,殚精竭虑。张先生服务学会的奉献精神,倡导了关心会务、争为学会做贡献的优良会风。他广泛联系会员,平易近人,重视提携年轻才俊,对青年会员学术上的成就,总是热情鼓励,并给予指导和推荐。张先生以他的学术声望和人格魅力,凝聚了学会的人心,营造了全会上下互相支持、互相关爱、其乐融融的风气。

我们追思与研讨张舜徽先生的学术,不仅要继承弘扬他博大精深的学术成就,缅怀他推动历史文献学学科建设的贡献,更要学习、弘扬他的优良学风。窃以为,张先生为我们树立的优良学风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刻苦自强的奋斗精神

我们要学习张先生刻苦自强的奋斗精神。张先生说:“学问之事,必须有恒心、有毅力,屏绝俗好,自甘寂寞者,而后能坚持终始,以获成功。”^①他提倡一苦、二勤、三多、四不、五有的作风,“一苦”就是苦学;“二勤”是勤于求教,勤跑图书馆;“三多”是多练基本功,多读有用书,多接近通人;“四不”是不晚起,不近烟酒,不浪费时间,不看无益之书;“五有”是指对于学问要有恒心、有毅力、有耐心、有信心、有傻气^②。这些都是他一生治学经验的精彩总结,而其中贯穿始终的正是持之以恒的奋斗精神。张先生回忆,在长期的自学过程中,他就是励志苦学,凭着一股傻气,勇往直前地攻克一个个学术难

^① 张舜徽《爱晚庐随笔》,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页。^② 张舜徽《切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6—68页。

关的。他自6岁起就能识字诵文,17岁便写成《尔雅义疏跋》一文,自抒文字考证的心得^①。此后,为了开阔眼界,他发愿攻读宏编巨帙,19岁用7个月时间读完《通鉴》;24岁起,连续10年以朱墨圈点和札记,把3259卷的《二十四史》校读一遍;40岁时在兰州大学教书,恰好学校以高价购得明本《明经世文编》,此书因是善本不得外借,他就利用暑假的50天时间,日尽10卷,读完这部504卷的大书,并从中摘选304篇精要之文,分类撰成《明经世文编选目》发表^②。

张先生没有上过大学,他的学问都是靠自己发奋自学、自得创新而形成的。他将书房号曰“自强室”,以此来激励自己自强不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前,张先生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读书治学的,酷暑汗流入眼,严冬手冻难以持笔,雨天屋漏如注,这些都不能打断他的写作,当漏雨在室内积水时,他甚至整天穿着胶鞋撰述不辍^③。至于平时,他更是惜时如金,“黽勉从事,不敢暇逸,即至晚暮,犹惜分阴”^④。他每日凌晨四点起床就伏案攻书,数十年如一日,以终生不懈的努力,铸造了国学大师的辉煌成就。

二、严谨博通的治学风格

我们要学习张先生严谨博通的治学风格。先生自号“切庵”,一个“切”字,即取著书立说、严谨慎重之意。他的严谨学风,不仅表现在他的所有著述皆出于长期积累,言必有据,深湛缜密;而且反映在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上。张先生提倡治学要注重积累,美成在久,不可急于求成。他平生读书,好做批注和札记,天长日久,相关材料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自然集腋成裘,形成一个个专题的重要素材。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再经过一番去粗取精、区分条理和学理上的提炼升华,自可熔铸成一部部专著。他曾举例说明自己的许多著作都是如此积之既久、水到渠成的。比如,《清人文集别录》24卷、《清人笔记条辨》10卷,是根据他多年阅读清人文集、笔记所积累的心得记录,抽绎条理成书的。32岁时出版的《广校雠略》,是他30岁以前的治学小结,而不是短时间内拼凑出来的。40岁以后出版的《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诸书,也不外依靠多年研究古代史书所写的笔记,改造编纂而成。他说:“从这些具体事实,足以说明一个‘积’字,在我治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至为重

^① 张舜徽《自传》,《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44页。^② 张舜徽《切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75页。^③ 张舜徽《切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76页。^④ 张舜徽《八十自叙》,《切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08页。

大。假若没有几十年时间的积累,想要提出研究成果,也是不可能的。”^①然而,积累成熟以后,他的著作也大多经过长时间审视、修订才出版。一部200万字的《说文解字约注》乃积四十年之功而成,就是一部才12万字的《史学三书平议》,也前后用了32年的整理补充才问世。

张先生长期积累、精益求精的治学风格,是与他的广博密切相关的。先生历来主张博通之学,他说:“为学而不厚植其基,则无以规远大。”“平生自勖及所以教人者,期于淹贯博通,而限于一曲。”^②他自小仰慕司马迁、郑樵两位史学家的会通之学和宏大气魄,一生手不释卷,在书海中周览纵观,广闻博知;治学由小学入经学,由经学入史学,又兼涉子集,遂淹贯四部。他不仅在各个学术领域皆有传世佳作,而且在其著述中多能打通四部之学,提出博通识见。比如他的《周秦道论发微》、《清代扬州学记》、《清儒学记》,就是这样的博通之作。正是由于他有严谨精神和广阔视域,方能形成通人之学的博大气象。

三、践履笃实的优良传统

我们要学习张先生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学习的求实学风。张先生弘扬中国学术践履笃实的传统,他提倡既要重视书本学习又要重视在实践中学习,把这两种学习概括为“读有字书”和“读无字书”。他认为只读书本不问实际就容易犯两种毛病:“一是狭隘,二是迂腐。”^③他以历史名人司马迁“读万卷书,走万里路”,深入实地考察历史、收集史料的事迹;以李时珍走遍名山大川,采访农圃,识验、品尝百药的事例,证明历来有成就的人物都重视在实践中学习。他还以自己少年读书,昼诵《步天歌》,夜观天象,辨识满天星斗;中年考订文字,从湖北农村观察种植冬麦的过程,体味许慎《说文》以藋释麦之故;晚年注意接触社会,虚心向社会各界人士了解社会生产现状和发展远景等经历,说明在实践中学习的收益^④。

正因为张先生能重视治学联系实际,他才能顺应时代潮流,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他在晚年以个人之力写出具有社会史特点的《中华人民通史》,创立了一种全新的社会通史编纂构架,“打破了以历代王朝为中心的编述体例,从各方面体现出广大劳动人民

① 张舜徽《切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74页。② 张舜徽《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61页。③ 张舜徽《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④ 张舜徽《切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3、54页;《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41、631页。

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①，完成了他为人民大众谱写新史的壮志宏愿。他从学术联系社会实际的目标出发，以敏锐的眼光，自觉地把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晚年虽感觉“衰颓日甚”，但仍从浩瀚典籍中发掘修身蓄德、经国济世之道，“强起写定是书”，编成《经传诸子语选》，期望“取古语以为今用”，将传统文化的精华提供给当今社会借鉴^②。

四、淡泊明志的坦荡胸怀

我们要学习张先生淡泊明志、以学为本的坦荡胸怀。先生在《八十自叙》中言其一生“惟视读书为性命，终其身寄于卷帙。于世俗荣枯亨困，未数数然也”。如何养成这种“壹志刻厉于学”的心态呢，张先生总结为“毋慕虚荣”几个字，以为一是要对于外界的名利虚荣，一概不介于心，方能专心致精、尽心学习；二是要有自甘寂寞，不诱于物的修养。他特别推崇汉代班彪“守贱薄而无闷容”的涵养^③，并将此书为楹联以自励。正因为他甘于寂寞，所以能不受功名利禄的任何影响，安心学术，终成一代名师。

张先生胸怀恬淡，志存高远，所以面对升沉荣辱，皆能委之自然而奋发有为。在“十年动乱”期间，张先生身处逆境，全家被迫蜗居于一间破旧的浴室，但他不忧不惧，治学从未间断，白天忍辱接受批斗，晚上回家依然伏案整理平生尚未发表的丛稿。根据他的回忆，十年间他所整理的大批研究成果共计三百七十万字，包括《劳动人民创物志》、《中国封建社会之分析》、《史学三书平议》、《说文解字约注》、《广文字蒙求》、《郑学丛著》、《周秦道论发微》、《周秦政论类论》、《中国古代校雠学》、《清人笔记条辨》等10种。他亲自誊写、分装成册，特别是其中的《说文解字约注》就有二百多万字，单单誊写清稿就用了三年多时间，写秃了大大小小五十多支毛笔^④。试想，若非有坦荡胸怀和高远之志，这十年磨难中他何以能不懈益勤地在学苑中耕耘劳作？“文革”动乱之后，他又何以能喷涌般地为学界贡献那么多著作！

张先生的优良学风和他的丰硕学术成果相映成辉，都是垂范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

上述所言种种，仅仅是张先生优良学风之荦荦大端者。吾生亦晚，幸得先师刘乃和教授的指引，较早地参加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的活动，因而得有多次亲炙大师，并到

^① 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388页。^② 张舜徽《经传诸子语选·自序》，见《经传诸子语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③ 张舜徽《诂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65页。^④ 张舜徽《诂庵学术讲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76、577页。

张先生家中聆教的机会,先生对我的殷殷教诲和鼓励,至今仍历历在目,令人激奋。近年来研读张先生的著作,更深切感到,目前对于张舜徽学术的研究还远远不够,除了他的著述之外,先生本身就是一本大书,举凡他的优良学风、治学方法和学术思想,都值得再作深层次的发掘,从学术史的高度加以揭示和总结。唯有如此,方能不辜负时代赋予吾侪的历史责任;方能进一步继承弘扬张舜徽先生、刘乃和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学术,把历史文献学建设成一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优秀学科,同时也把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的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本文作者周少川,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教授)

从吴宓“甚佩”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谈起

——兼析张舜徽、吴宓对罗振玉、王国维之评论

刘重来

〔摘要〕 20世纪60年代,吴宓在阅读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时,除对张表示十分钦佩之外,还流露出对张舜徽在书中对罗振玉、王国维评论之疑惑与猜测。本文以《清人文集别录》及吴宓与罗、王关系为主线,分析了张舜徽与吴宓对罗、王二人评论之异同,从而反映出张舜徽公正、求实、严谨的学品与人品。

〔关键词〕 吴宓 甚佩 张舜徽 《清人文集别录》

众所周知,吴宓是我国学界公认的“学贯中西,人文楷模”^①的学界泰斗和国学大师。他是我国比较文学的开山祖和中西比较诗学的奠基人,是我国最早用中、英文发表《红楼梦》研究的红学家。著名学者,也是吴宓的学生季羨林在2003年写的一篇“请辞”国学大师桂冠的文章中曾说:“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②

20世纪60年代,吴宓读了张舜徽的《清人文集别录》(以下简称《别录》),他不仅在其日记中表达了对张舜徽“甚佩”的心情,而且还在日记中记下他对张舜徽在《别录》中对罗振玉、王国维评论之疑惑与猜测。

—

1963年11月,张舜徽的《别录》一书(分上、下二册)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是张舜徽从三十多年来所读一千一百余家清人文集中精选出670家,逐一进行评述的力作。全书近50万字,内容包括作者简介、内容要旨、学业师承、问学途径、利弊得失等等。

^① 见张岱年题词,载王泉根主编《多维视野下的吴宓》扉页,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② 蔡德贵《季羨林之谜》,中国书店2008年版,第104页。

作者的博大精深、功底厚实、公正严谨尽显书中。此书出版后,受到学界高度评价,认为此书“体例严谨,见识高远,评品允当,文字醇美,诚不失其生平‘才、学、识’集大成的得意之作,基本概括了清代近三百年的学术史”^①,“是一部罕见的汇集清人文集精华的提要性质的佳作”^②。著名学者顾颉刚甚至认为《别录》与张舜徽的另一著作《广校雠略》的成就已高过张之洞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③。

1965年8月,即《别录》出版不到两年,远在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学院(即后之西南师范大学,今之西南大学前身)中文系任教的吴宓先生阅读了《别录》。尤为可贵的是,他还把读后感简约地记录在其日记中,为我们研究吴宓、张舜徽留下了宝贵资料。现将日记中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1965年8月6日

(上午)10(点)—12(点)三楼(指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所在教学楼之三楼,为当时中文系资料室——笔者注。以下括弧内的文字均为笔者注文)读张舜徽著《清人文集别录》上下二册,甚佩。惟论罗(振玉)、王(国维)两先生之忠于清室,为行事迂拙愚顽,见笑当世,云云。殆亦不得已而为此说法欤?^④

1965年8月7日

上午8(点)—11(点)……续读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⑤

吴宓所记虽然简约,但以“甚佩”二字表达了他对张舜徽的钦佩之心及对《别录》的高度评价。

二

耐人寻味的是,吴宓在读《别录》之后,除对张舜徽表示“甚佩”外,还对张在书中对“罗、王两先生”的评论似有异议,以致猜测张对罗、王二人的评论是迫“不得已而为此说法欤”。

① 余和祥《张舜徽先生道德美学观发微——〈清人文集别录〉小识》,载1997年《华中师大学报·纪念张舜徽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专辑》,第127页。② 周国林《张舜徽先生治学的求实精神与博大气象》,载1997年《华中师大学报·张舜徽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专辑》,第20页。③ 张舜徽《怀念颉刚先生,学习颉刚先生》,载《切庵学术讲论集》,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215页。④ 吴宓《吴宓日记·续编》第7册,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96页。⑤ 吴宓《吴宓日记·续编》第7册,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96页。

吴宓所指的“罗、王两先生”即罗振玉、王国维二人。这二人都是20世纪曾一度叱咤学术界的风云人物。诚如郭沫若1929年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时所说:“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①他还认为“甲骨文字之学以罗、王二氏为二大宗师”^②。然而又不能不说,此二人又因政治原因而成为备受争议的人物。

先说罗振玉,他既是一位博学多识的大学者,又是一个臭名远扬的大汉奸。他的一生,可以从大相径庭的两个方面来概括:一方面,他搜集、研究甲骨文、敦煌遗书,大力抢救清内阁大库档案,为创建甲骨学、敦煌学,保护中国珍贵文化遗产做出了不可抹杀的贡献,他是中国文化史的功臣;而另一方面,他忠于清廷,仇视革命,从参与张勋复辟发展到勾结日寇,卖国求荣,出任伪满洲国监察院院长等要职,他又是中国革命史上的罪人。这两个极端交织在一个人身上,正是那个动荡混乱年代产生的畸形人。

再说王国维,他既是一位博大精深、著作等身的学术泰斗、国学大师,但又是一位政治上的糊涂虫。他早年对西方哲学、心理学等颇有研究,又在文学、戏曲史、诗词、音韵上颇有建树。自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后,又转治经史金石,在甲骨学、敦煌学、汉晋简牍、汉魏碑刻、古器物、金文及西北地理、蒙古史、殷周史等研究上都有重要贡献,受到学界高度评价。更可贵的是,他突破了以往学者“以经治经”,或在注疏传笺中搞学问的框框,第一个把地下出土的材料运用到历史研究上,把近代西方科学方法与乾嘉诸儒的传统考据方法成功结合在一起,创立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可以说,他在中国学术史上功德无量。然而不能不说,王国维在政治上又是个十分保守糊涂的人。自他被末代皇帝溥仪赐为“南书房行走”、“赏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等虚衔后,念念不忘“皇恩浩荡”。他在致罗振玉的信中,竟然对张勋复辟之举表示拥护,对复辟失败表示痛惜,甚至还夸赞张勋是“三百年乃得此人,庶足饰此历史”的人^③。1927年,他终以自沉昆明湖来表达“主辱臣死”之义。诚如郭沫若在1929年即王国维“殉清”自杀两年后所说:“王国维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两个时代在他身上激起了一个剧烈的阶级斗争,结果是封建社会把他的身体夺去了。”^④

然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张舜徽撰写《别录》之时,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的年代。在那个年代,对一个人的评价往往因其政治问题而被全盘否定,“一

①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3页。②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214页。③ 转引自吴泽主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00页。④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3页。

棍子打死”。像罗振玉、王国维这样的人,不仅学术成就被一笔抹杀,甚至成了学术研究的“禁区”。

三

难能可贵的是,张舜徽在《别录》中,敢于冒政治风险,对罗、王二人进行了公正求实的评价,既不以瑜掩瑕,也不以瑕掩瑜。无怪乎引起了吴宓的特别关注,并将读后感记在了自己的日记之中。

张舜徽在《别录》中是如何评价罗、王二人的呢?首先看他对罗振玉的评价。张首先抨击了罗振玉在“辛亥后,侨居日本最久,犹恋恋不忘清帝。晚年依附日本,时谋复辟。复出任伪满洲国重职”等行为,斥责罗“昧于宗邦大义,靦颜事敌,斯固大节已朽,无以自解,且亦不能见谅于天下后世者也”^①。然而另一方面,张舜徽又充分肯定罗在学术上的成就与贡献。他认为罗振玉的学术成就“最著者,约有七端”,即:①甲骨文研究;②金文研究;③古器物研究;④汉熹平石经研究;⑤汉晋木简研究;⑥敦煌遗书研究;⑦清内阁大库档案研究等。他还为罗的学术成就得不到学界承认不平:“近人言考古者,多宗师王国维,而不知推尊振玉。虽或言及,亦徒目为骨董收藏家,此殊不然也。”^②对罗的功过是非,张态度明确:“昔人每称不以人废言,若罗振玉晚节末路,为世所鄙。然其蒐古传书之功,固不可没矣。”^③应该说,张舜徽对罗的功过是非评价是全面的、公正的、实事求是的。

对于王国维,张舜徽在《别录》中首先肯定了王一生的学术成就:

治西洋哲学、文学、美术,尤喜叔本华、尼采诸家之说,而发挥其旨趣……
治宋元以来通俗文学,而殚瘁于宋之词、元之曲,于是有《宋元戏曲史》之作。
辛亥后……尽弃所治宋、元文学,专攻经、史。日读注疏尽数卷,旁及古文字、声韵之学,如是者数年,所造乃日益湛深。其后竟以精治殷墟龟甲文字,驰声海内外……所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及《殷周制度论》诸篇,疏释缜密,论断精审,极考证家之能事,今分载《观堂集林》卷九、卷十,自是集
中冠冕。^④

①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华中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第618页。②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华中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第619页。③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华中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第620页。④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华中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第620—621页。